Restricted
BJ Lü, K'un
1558 Sheng hsin chi
C5L746
1679

CALL NO: BJ 1558 C5L746 1679
AUTHOR: Lu,
TITLE: Sheng hsin chi
EAS
VOL:
TICK AND INITIAL

省心紀

陰符經

天日語

BJ
1558
.C5L746
1679

LIBRARY
NOV 10 1970
UNIVERSITY OF TORONTO

省心紀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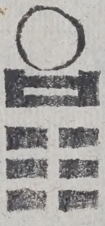
省心紀紀過差以自省也萬理具於心萬惡起於心之不存是故寇之攘人也掩其不意仇國之相襲也掩其無備過之乘人也掩其昏昧使此心常惺惺焉若驚若畏則過安從生過之生也生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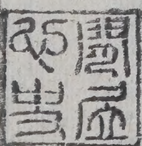
睞則此心昏昧而不存之故也是安可
以弗省也夫省者凝目而諦視之也語
曰視虎不瞬惧其咥也夫使視過之乘
吾也如視虎神爽於百感紛紜之會以
至念無邪動心澄於旦晝清明之際以
至寐無妄夢氣定於大庭廣衆之地以

至幽獨無情行涉己寘寘炯炯瑩瑩鑑有跳踉之惡跋扈之欲且逡巡熟視而不敢進是謂脩內是謂治一是謂嚴匪懈之防執此有恒庶幾其寡過乎然余又竊懼焉謂行有不得也以及身謂身無所制也以省心心吾心也省心吾省

也以吾省吾即自欺而不省或省矣而
不紀焉誰則知之嗟夫莫尊於心莫嚴
於事心使棄身於惡而樂其所以亡吾
無責矣護此心未死也念百年一去無
復我生二大與參何可憖負平生亭亭
楚楚以丈夫自雄乃為百歡作臧獲驅

之禽獸之羣而莫知愆焉豈不深可羞
深可痛哉念此令人悚惕則是紀也非
爲人也余雖欲恕余不可得矣
萬曆庚辰上元日了醒亭居士書





省心紀序終

省心紀凡例

一自蚤作至宴息時㸃檢今日所犯者幾過各隨過名紀一字於本日之下月盡通查所犯某過為多則加意克治之若一月過少一月是驗學力之所至

一大惡顯惡不書非舉細而畧巨也蹠之甚紂之盈皆自小過始也小過而不能防他雖紀何及焉何益焉

一子弟自十五歲時知識已開物欲未肆便與一冊
令其日省有不自省者父師警戒而代紀之
一此紀學者之律令須是心爲嚴師無自寬假若怠
惰而忘書愧恥而不書年復一年日復一日舊過
日長而新惡日生即有嚴師好友柰此下愚何心
死身存是謂行尸走肉罔生甚矣予於序說已云
而復云云者申重之也
一治心之學獨知之契也若有一二同心肯相覺發

而糾正之尤為昏弱者之一助不則切無輕約約則恥己多過必諱而不紀矣蓋自訟者有真味務外者無實功吾黨戒之

一先儒約過於三種曰心曰口曰身余又詳分其目似覺繁碎但欲學者熟玩而細思之以闢此心至於氣習各有所偏過差各有所易尤非百餘目所解盡者在善學之士自為察識是紀不足以限之也

一總角聞道白首無成昔人所嘆今之學者非無真知所不能棄者氣禀之偏物欲之蔽習俗之染耳克此三者非大勇不能

一主静之力勇於萬夫静則澄澄則定澄則不昏定則不撓故一静可伏百欲一静可當百感詩云瑟僴乃治心兩字訣也不主静則嚴密者疎武毅者屈矣故初學先教以主静

省心紀凡例 終

育心紀過名

心過類

心不光明曰幽　陰暗隱伏人不可測

心不平恕曰刻　深求過責苛察爲明

心不坦蕩曰惑　不安義命非明理達數者

心不慈祥曰忍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慈祥是也

事不精心曰忽　不深思不詳考不博問不防萬一

神不精爽曰馳　精神隨心出而體倦

理不咀玩曰徒　凡有見聞便要潜心察識

意不沈定曰浮　沈定之意容貌自別

規度不弘曰褊　規模度量凡不能容物容理皆是

嫌微不慎曰悔　嫌疑微曖之間忽而不慎後必大悔

不耐冗遽曰燥　理絲數毛需角待乳須如此耐則可以堅志熟仁

不察辭色曰昏　神志昏忽幾微不覺

有所嗜好曰愛　凡好仁樂道不嫌於有所

有所倚着曰偏　有成心以先主之必不中正

有所慫尤曰棄　不知反己自棄之道也

恥所當屈曰傲　謂名分禮法之所在

見識庸凡曰俗　淺末之議卑鄙之行皆原於此

意念紛雜曰犒　音離多端也不純不虛

躭心幽僻曰怪　忘情於日用當然之事所謂索隱

耳目靡褋曰荒　榛蕪正道終入旁門

迎来留住曰牽　往事不忘未事先期則牽纏不斷矣

猜無認似曰疑　猜無為有認似作真

為人所術曰瞽　陷人計中而不能先覺

玩世自賢曰滿　好善者視人人皆有可取之長

浮沉觀望曰巧　趨避事勢揣探人情

心志放曠曰恣　任情肆志不知拘檢

爾我太分曰隔　私意間之父子二體公理括之胡越一家

求效太速曰躓　駿馬加策一蹶反遲

事變易操曰怵　利誘名奪威迫害移則守不能固

志向無定曰岐　當岐路而徘徊

用情無節曰流　交情當厚但不宜太甘濃耳

喜人諛己曰癡　不察人言不度己德

惡人愈己曰媢　或嫉其才德或妒其富貴最爲大戒

安養禍機曰敗　明知而不早圖自取敗耳

無索人情曰隨　枉己徇人是曰詭隨

煦煦憐愛曰嫗　老婦之於小兒女

忡忡畏忌曰葸　伏草而思懼之甚也

身過類

動不莊愼曰慢 苟且箕欹取人輕易

態不安詳曰遽 容貌氣象最要整暇雖當急遽應以從容

美不相讓曰爭 凡美無兩得者須要退讓

交情寡落曰踈 少恩寡與不可共休戚者

禮節簡質曰素 文采既廢事不雅觀

色不溫潤曰厲 冷而枯容令人難近

爲善不終曰廢 半途中道自棄前功

周旋人事曰熟 惟恐得罪於人而調停周密務可進情

見小忘大曰蔽　如小忿一恥近利忘長之類

違勢昧時曰愚　時勢難行自當度量不可決裂以處世言

過求厚望曰極　盡人之情於至極

薄施嗇與曰吝　君子之推恩也寧厚

執礙求通曰固　蟯撞蠅觸蠡測蛙窺非達變者以處事言

不恕人情曰我　體人情欲盡不盡是不能視人猶我矣

不思退反曰亢　知進知得任前不止

損人自益曰割　凡名利之小者皆是公然不顧人非矣

好干非己曰陷 當閑户而從井自陷於禍

事涉猥陋曰鄙 樸樕卑瑣君子所羞

事無矩度曰野 一事有一事之體徑情直遂則入於野矣

事惟便己曰私 有利於己不知有人

事不分曉曰混 人情物理務要斟酌得宜雖小不宜孟浪

事不爽潔曰穢 粘帶因仍不能脫然無措摘

緩急失序曰舛 倒行逆施

欲速無漸曰躐 當緩而急驀越無次

動常後事曰緩　因循怠忽無及乃忙

強人以難曰拂　逆其所欲及至相惡

陷人於過曰阱　雖無陷心而識未真見或繆皆是

棄人於惡曰薄　與人相處不可坐視其惡

獨行忤物曰乖　識見之偏性與人殊

妄自尊大曰僭　謙尊者有光當尊者得體便非僭妄

柔脆嬌憐曰婦　丈夫之身豪雄堅耐可蹈水火可甘鼎鑊

得意求足曰饕　若貪食無厭者

無端多事曰擾　當簡不簡與事紛逐

凡事不豫曰倖　徒欲僥幸敗者十九

凡事聊且曰苟　謀事不盡心謀人不盡己了事而已

辭受不審曰頑　廉者有分辨不辨似無知覺矣

見義不為曰懦　不但援大遺艱雖小善亦當勇為

交遊不慎曰譏　一為汙染同歸於惡

因人成事曰庸　庸衆之人旅行旅止一不能獨任先倡

虛度時日曰曠　閒談浪聚不事常業

崇尚奢靡曰殄 張大華靡慢棄天物是曰自絕

訢訢愕愕曰穉 可喜可驚兒文之態老成者不然

不敦倫理曰悖 彝倫大典不嫌於過厚以薄為道是曰悖德

忿疾頑惡曰敗 自取禍敗故曰惡惡大嚴者身危

希情非分曰越 凡出位之思難遂之欲皆是

視聽不端曰蕩 心志放蕩將入于邪

庸心無益曰損 勞役身心妨廢職業

養情疵禮曰棄 本不為彼因而附及情禮雖勤人不為德

失之卑屈曰媚　失體棄常闒然媚世

過於避嫌曰縮　嫌固當避亦有當冒嫌獨任者

擧動儇佻曰輕　便利趫捷非持重老成之士

小廉曲謹曰局　豈不猶介然擧一廢百矣以守身言

輕開事始曰釁　作俑流毒爲後口實

口過類

言不文雅曰俚　山童野叟之語

語不涵蓄曰盡　吐露無遺人則難堪事亦多悔

辭不安定曰訑 音播言息不明

語太激切曰詨 論事責人聲高辭厲

不喜善言曰愎 自是而與人反拗

輕信好傳曰誕 道聽塗說入耳出口

輕諾弗踐曰悞 能任己怨更見正直不然勿輕許以悞人

薄積易發曰淺 燥心浮氣非蓄德者

虛情面譽曰諛 明知其無善而極口讚揚

當言無語曰啞 其病有二非氣怯則識短

戲言爭論曰閧　凡語須待人言之畢從容應之
諉怨嫁禍曰奸　已得其利人受其惡
廣坐獨言曰伎　如伎術承應之人獨占席場衆人傾聽
當審不審曰踈　淺己戒人取辱招禍
侈辯不根曰游　無稽之言近於利口
好談詭誕曰幻　虛無之事惑志蕩心
好動聲色曰拙　當事最宜安靜若與力着色便非高手
好露知能曰罟　矜才恃學人妬忌之自投網罟

好攻詰人曰讐　面斥直指自取讐恨

滑稽巧令曰俳　伶優多詼諧以悅人最可耻也

無知妄對曰註　音誑義同恥於不知牽合附會

無事居功曰掠　公道當然詐以爲功功本在人攘爲己有

掩飾過差曰文　不惟愈盖彌章抑且又增一尖

煩聒無當曰譫　熱病多言曰譫語貴簡當即當亦不宜煩

誤觸諱忌曰粗　禮入門問諱在醜一言而四顧

沒人之善曰忌　人有美事輒深求而黙汚之

稱人之惡曰訐 發人陰私已非厚道若作誣語必有天殃

怨語互傳曰搆 搆彼二人當必自及

突起議論曰訛 無端造言惑人聞聽

喜怒過言曰嗑 喜言多夸怒言多暴人必笑之

省心紀

月過失共　　　　事

初一日

初二日

初三日

初四日

初五日

初六日

初七日

初八日

初九日

初十日

十一日

十二日

十三日

十四日

十五日

十六日

十七日

十八日

十九日

二十日

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

二十三日	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	二十六日	二十七日	二十八日	二十九日	三十日

一部　板共

本價銀　兩　錢係

年間所印無差字無落葉此

板近已模糊此書不可復得

萬曆八年可繼亭人書

讀陰符經題辭

陰符經必非黃帝語。然亦非漢唐以後人所爲。其言洞造化精微。極天人藴奥。契性命指歸。帝王得之以御世。老氏得之以養身。兵家得之以制

勝。術數家得之以盛變化而行鬼神。縱橫家得之以股掌人羣低昂時變。自有陰符以來。註者不啻百家。要之不出三見。曰儒。曰道。曰禪。倚於一。則三見皆邉也。大亥金在鎔。

萬權可鑄。謂秤錘是鐵則可。謂鐵是秤錘則不可。是書也。譬江河之水。惟人所挹。其挹也。惟人所用。經深矣。而解之者又深。則道愈晦。夫道無淺深。惟得其深者能淺。挹求者。

艷之波面與艷之九淵之下。無雨載也。何必索隱探玄而後入理窟耶。余謂此經無爾倚着。不儒不禪。亦儒亦道亦禪。而總歸之淺。非有意於淺。言淺即言深也。媿余不

能淺耳。倘讀者謂余遺深則

又有以深言註深註者。而陰

符愈不可解。又烏取一千七

百則陳爛葛藤哉。

萬曆己酉寧陵抱獨居士呂

坤題

黃帝陰符經

抱獨居士呂坤註

陰符經

符著合也以片竹書約信而分之我執其半。而以半付之人如欲取信則執我以合彼彼此符合。分毫不差則以信以從陰陽無獨生獨成之理。必相符而後成化然陰主而陽賓也陰體而陽用也陰發而陽行

也。陽不主符。陰執其符以符陽。陽發散六合。張弛群動。陰握其機。緘妙其斡旋。陰一分。陽亦一分。陰十分。陽亦十分。此理勢之必然。萬事萬物不能外者也。陰不符陽。則爲死陰。而萬有息。陽不根陰。則爲狂陽。而萬物窮。要其宗旨。不出靜之一字。工夫只在守靜篤三字。經者萬世不易之常道也

上篇

觀天之道。註 執天之行陽符盡矣。凡陽皆是陰之符後倣此

天道於穆不可窺測。然四時行。百物生。天之行也。執所行以觀其道。庶蘊竭盡而無餘矣

天註 有五賊子能令母虛見之者昌。符天之五賊在心。

一註 人之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人之

一符

五賊五行也。五行盜天之道。而成氣質以

化生乎萬物。而天之元氣。從此耗矣。故謂五賊。五賊發育乎萬物。萬物得五賊之氣。無不昌遂暢達。人心具此五賊。得金。則爲剛斷。得木。則爲慈仁。得水。則爲智慧。得土。則爲厚重。得火。則爲奮揚。以之而施行於天下。將所謂見之者昌之物。縱橫闔闢。無不由己。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者。故曰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此聖人裁成輔相

參贊調燮之工夫。

天陰性人也。人心機也。陽立天之道。陰以定人也。

宇宙在手。萬化生身。乃天地所生乎人者。才情本無不善。但在手生身。乃人心之機。為之運動。運動於善。則為生機。位天地。育萬物。運動於不善。則為殺機。違理逆天。傷人害物。故必立天之道。還性之初。而人機

始定。有善而無惡矣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天之道。好生而惡殺。天之氣。有生而有殺是殺機也。不惟人有天地亦有之。星宿繫乎天。本有定位也。天之殺機一發。則彗孛為災。隕下逆行。龍蛇藏於幽。陸所罕見者。地之殺機一發。則山崩水溢。龍蛇不安其

位矣。人之殺機一發。則翻天覆地。山河動
搖。星宿龍蛇反覆。皆極狀鯨鯢不安之象。
舉三以見其餘耳。皆三才之偏氣過甚之
惡道也。三才之殺氣何可無。天無霜雪雷
霆。地無枯萎消滅。人無五刑五兵。則有長
養而無收藏。萬物或幾乎息矣。是生機亦
殺機也。蓋三才獨發。則獨勝。獨勝則偏恣
而萬化失所。天人合發。則相持。相持則講

和。而萬化定基矣

豈有巧拙。可以伏陰藏。亢寡之邪。伏不在乎三要。可以動靜。陰

巧拙著。人之智愚。惟伏則可藏之。伏則巧者智深而人不能窺。拙者隱短而人不能見。皆伏之利也。世人多不能伏者何也。蓋人有亢寡。主發暢而不能伏。多趨於邪而不執於正。鼻兩竅。大小便兩竅。未爲要也。

而耳目口。此五賊者。先爲三要。其害爲大
何也。伏者靜而不動。藏天下之道者。此三
邪者。可以動意之靜。知之何能伏
火生於木。邪陰禍發必克。邪符姦生於國。邪陰時動必
潰。邪符知之修鍊。陰謂之聖人
動生於靜。害靜者動也。火生於木。焚木者
火也。姦生於國。潰國者姦也。皆殺機也。皆
邪也。蚤見其機微而憂其必至。修之而去

其萌芽。鍊之而化其強橫是之謂伏。非聖
不能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萬物盜天地之氣以生天地亦殺之以自
還其氣乃斯道自然之理。由不得天地無
可奈何。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不宜則篇

三盜既宜。三才既安。

賊利其有曰盜。賊害其生亦曰盜。不能使之常生而不免於殺。故曰天地萬物之盜人資萬物以生。是人者萬物之盜。亦因萬物而死。是萬物者人之盜。夫三者相盜。道之理也。不相盜則萬化息矣。惟其相盜也。無大過。無不及。生之也非所以恣欲。乃所以養陽。殺之也非所以爲厲。乃所以養陰。

是曰三盜既宜乃相有而不可相無相資也而實相利三才何不安之有

故曰食其天地時百骸理動其萬物機萬化安是謂三盜既宜

此摘羣人盜天地萬物而言之食其時膚萬物生長收藏之宜適二氣寒暑風雨之節動其機如因其勢而利導觸其欲而我求我操欄柄彼就牢籠忘勞樂死奔命走

儘而不自知。非强之也。萬化何以不妄之有。

人知其神陰之神。符不知不神陰之所以神。符

之神者。造化之功用。可見可聞。費也。盖天地間皆是也。不神者。造化之機緘。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隱也。鬼神亦不自知也。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不言不爲陰也聖功生焉。神明出焉。際天蟠地符也

有數有定者。萬古如斯。不言不爲。莫知其

然而然。似不神矣。聖人之參贊調燮。由此生焉。神明之變化生成。由此出焉。乃知神之所神者。不神之子也。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盜機在靜。獨見獨知。形神兩忘。覷人所得何如耳。君子得之。吸日嚥月。飲露餐霞。盜之宜者也。故身輕體健而固躬。小人得之

恃襲取助長之陰。忽有恃無忌之陽。故輕命。此舉一廢兩之說也

下篇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精神之用。一則純。二則雜。目不以兩視而明。耳不以兩聽而聰。況耳而兼目之用。目而兼耳之能。心分甚矣。其何能神。瞽無視

一心在耳。故善聽。聾無聽。一心在目。故善視。目所欲視。耳所欲聽。皆外誘之利也。其源則在耳目以招之。是耳目者。利之源也。若瞽若聾以絕其外誘之源。則外者不入矣。外不入。則心不昏於耳目之欲矣。師衆也。衆人之昏於耳目者。我十倍用之而彼不覺矣。若再能返視之明。返聽之聰。返口之言。閉目。關耳。塞兌。收萬動以歸元運一

心之妙用。動念則鬼神獨知。忘念則鬼神不知。晝夜如斯。瞬息不斷其功。歲月如斯。須刻常伏其意。則舉世昏昏昧昧之界可。萬倍用之。雖我擾擾縱。雖我死生而彼不覺。此陰符之至妙至妙者也。用師舊作用兵說甚淺。用兵尤宜於是。但不止用兵。起居食息。動靜語默。處事接人。皆是物耳。

心一本陰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此三語舊註甚明。心見物而動情欲是生於物也。逐物而喪本心。是死於物也。耳目口鼻爲三邪之要。而邪之魁。其機則在目焉。故四勿首視。六根先眼。此道家之大戒。一身之首惡也。

天之無恩陰而大恩生符迅雷烈風符莫不蠢然陰

乾元資始。恩莫大焉。然無意施恩。故大恩

生。天無爲也。天不知也。迅雷烈風。豈非天
之所生乎。天固蠢然若不聞者。故曰。天地
無心而成化
至樂陽性餘。動而外暢至靜陰性廉。靜而內斂天之至私。
陰用之至公。陽禽之制陰在氣。
至樂者。動之極也。泰然自適。故其所欲。當
餘於性之外。舉天下之大。不滿其意欲。至
靜者。收斂約束此心之外。一無所欲。故常

廉於性之內。性廉之所畜近私。一用而天
下享其利。至誠無息所徵。傳厚高明之業
是已。天斂厥兆於沖漠。密入無內。元氣獨
含。非至私乎。及其用也。以美利利天下。溥
天率土。皆其發育之功。何至公如之。其靜
者。天地萬物之所以養其用也。人可不制
其至樂之餘。養其至靜之廉乎。老子實齋。
至私之謂也。至私之功。不外於至靜。至靜

也者。所以歲其私也。萬物皆至樂之物。好
動而少靜。其動也莫非氣主也。天主氣。本乎
天者親上。禽性飛揚。皆氣之所爲。然其生
也。在氣所恃以爲生者。在制其氣。禽動則
舒翼。靜則瞑目。息則回頸而藏喙。諺云。鷞
鷃雀脛。嚴冬不凍。此制氣以養其內之證
也。皆所謂至私至靜者也。

生者死之根。死[illegible]者生之根。恩生於害。[illegible]害生

於愚。陰

受胎之日。便轉轉向死邊走。絕氣之後。便

日日向生邊來。動植之物。莫不皆然。譬畏

深。易爲愚亠一反而交深。情濃艷。難爲愚亠一

絕而義斷。勢亠窮理極。無往不復。人情物理

莫不皆然

愚人以天地文理亠至我以時物文理哲

天文地理。形亠氣之麤也。愚人便謂天地之

聖神。時物文之理。化育之細也。我猶謂天地
之智慧。曰聖。曰哲。便非陰矣。總之言顯設
於法象。昭著於見聞者。都是竟周不窮之
用。非發微不見之神。何足以語聖哉。有文
必有所以文。文有理。必有所以理。理者。則
天地之聖。不在文而在陰矣。
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聖。人以奇其聖。我以不
奇其聖。況水入火。自取滅亡。

愚虞愚者之料度也便自謂聖我以聰明膚管懸觀坐照不愚為聖人以索隱行恠好奇為聖我以安常履平庸德庸行不奇為聖愚虞者暗於知而自是以奇者險於行以自高昧自然之理皆敗道也與沉水入火何異自取滅亡耳不愚則內膚不奇則外韜所謂陰也

自然之道靜陰故天地萬物生將天地之道浸

陰
故陰陽勝。符
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道本自然。不假作爲。至子而天自開。至丑
而地自闢。至寅而萬物自生。道不着力。静
以俟其自消息自變化耳。然天地之所以
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不外陰陽兩字。陽盛
則勝陰。陰盛則勝陽。自然之勢也。大暑之
氷雹。陰矣。豈能勝積陽之炎焰而常仲晝
殺之威。隆冬之煦日。陽矣。豈能奪積陰之

栗烈而驟回溫燠之氣。催暗寓消長之機默養乘除之運。循序漸進。待勢窮理極。方來者進。成功者退。不求勝而自然相勝耳。相勝。則寒往暑來。相推而變化順矣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陰符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靜不知鬼不覺律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至靜之道在先天太極之內陰也是生萬象。八卦甲子。有象之象兆顯中機鬼藏。無象之象設是二神藏兆無偏是陰陽相勝之術。象之

無象皦斡旋是昭昭乎是陰之至矣符之至也進乎象矣靜極必動

誠之不可捨弃如此夫

自然之道至靜之道也陰也天地不能違聖人亦不能違必養其陰乃以袷符衆人違此自然之道日在陽動之中喪其陰靜之本聖人因而制其一切妄動令之養其至靜此制字應前禽之制在氣制字此是養陰極妙之作用止念息機三返晝夜皆

以至靜之道。制其躁動之心。是至靜也。幽深玄冥。淵乎其淵。彝歷是以契天地之氣運而不能契至靜之妙境。夫是之謂奇器。奇器猶言妙物。乃天地萬物之母也。實生萬象。顯而八卦甲子。微而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莫不由之以出。樞紐造化。旋轉乾坤。雖無象也。而當極所符。昭昭乎進乎象而象不足以盡之矣極貫天地至靜

之妙用。所謂陰符也。而聖人養靜之道。在其中矣

襍說

陰符經天載之玄秘。三教之心傳也。易傳。道德。清靜。三經皆從此出。以儒家見解。固爲膚廓。以釋氏見解。尤爲幻誕。蓋此經乃有用之實學。近儒。玄同之輿論。近釋。實非儒非釋也。陰而符之天下。天地也。聖人也。陰而符之身。仙

也。佛也。不符。養陰之道也。符。用陰之道也。天道體陰而用陽。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是道也。可以長生。可以涉世。可以安天下。可以貫幽冥

靜專天之陰也。動直則符矣。靜翕地之陰也動闢則符矣。專者至一而不二。翕者合衆以爲一。

陰不靜。則蕩漾而不翕聚。水氷崩凝。皆靜也。愈靜則陰愈斂。愈斂則陰愈富。一符於陽。其暢不可當也

得了一陰。不怕萬陽。役使萬陽。只提些陰一陰一陽。分數正等。多一毫不得。少一毫不得。有一毫陰。便有一毫陽。你讓我不得。我讓你不得。

符者如一之謂也。天地之動靜一。聖人之表

禮一。此自然之符也。賢者養陰以裕陽。故曰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德潤身。心廣體胖。粹面盎背。小人無陰而襲陽。色取仁。著其善。畢竟無符。終致敗露。奸人厚貌深情。閃爍唆賺。陷人於機阱而猶感其恩。得人之利益而又貽之害。誠不可揜。究竟要符。惟兵也者。動於九天之上。藏於九地之下。形在彼。意在此。悅其意。賊其身。詐術詭道。期於必勝而已。究竟也

要符。故可一毫而不可瞞。
發揚處克塞天地。凝定處妙入塵沙。此是儒
家陰符。有氣底死人。陽間底真鬼。此是玄家
陰符。
篇中七箇機字。皆在陰陽之界。故曰機者動
之微。生死出入關棙。動靜倚伏邊際。全在此
字上
做工夫只在養陰。陰之文陰。自然陽之文陽

陽無分毫作用。全不在陽上照管。此正是中篇首章末章宗旨

註陰符經詩（分金韻）

冥冥漠漠抱天根。內裏一分外一分。莫言黑守終爲黑。纔說陰符便不陰。註成九地應無鬼。泄徧八埏也自神。寄語無極（叶雞）之父母。好生端默鎮乾坤

陰符經註 終

答通學諸友論優免書

本縣養病鄉官呂坤謹焚香告

天復書　闔學黃文源張義所吳從菴夏敏吾諸長

者窓下　坤聞之士君子居官不毀名於

朝議。歸里不得罪於鄉評。豈非人生至願乎。昔坤

之歸自山西也。無論族黨鄉鄰。遠出郊牧。即通

學諸友。瀟道冠裳。苗樂菴喜謂坤曰。今日郊迎。

可謂空國而出矣。使坤和光同塵。深揖高拱。熟

視枌揄疾苦。了不關心。陰培溝澮聲聞。毫不多事。誰不稱呂坤為盛德君子者。獨念薄命拙人。短於謀身而長於憂世。故半生仕路。無一可人。意所不平。每至忘巳。昔癸未養疾。痛地粮詭隱。均丈數番而不清。於是有歸里分甲。盡復

祖制之舉。悼隔境民屯。進本三次而不服。於是有分別三衞開墾杞縣一地二粮之舉。丁酉歸田。目覩吾鄉。致亂民貧。兆可以來。蕭條更甚。昔稱富

烝有聲兮也因窮無以皆悱痛瘝之急到處及

民。而我里之人。及至失所。故於丁未之春。約我

同心諸友。當邑倅新舊之間。正政章沿革之會。

矢心　皇朝。誓拯民艱。諸鄕章保正保副之累。

章修守堤夫之累。調停擇夫次把之累。鄕夫輪

流守斂之累。十排亂舊章。憑新報用中下人户

輪應朋應之累。打柳送裁之累。草稍獨派士民

之累。驛馬照頃輪貼之累。三季收頭僉坐六七

十名見年之累。七十儻頭律貽坐櫃之累。收頭
預辭預支之累。所幸 蘇父母愛民節用一一
推行。而坤之焦勞旦夜。書講文呈。亦自謂可幸
無罪矣。止緣優免一事。秉正從公。萬口一辭。委
罪於坤。坤意諸友豈不心明。尤人乃其自躲。公
乎私乎。有天有日。怨也謗也。若啞若聾。近奉閩
學兩書。似若未聞
祖制。若不明白分疏。終是彼此扞格。請於來書。一一

祖制。撥亂舊章。

高皇帝優免之法。免差不免糧。驛傳糧也。非差也。條鞭未行之先。有夏稅由帖。秋糧由帖。牛糧即驛糧由帖。分坐大戶。各易徵收。寒家一一槪過。槩縣豈不輪僉。驛傳免乎不免乎。可問也。優免差役之法。免雜泛不免正辦。十排輪轉。空年謂之催科里甲。見年謂之正辦里甲。養十年之財。供一

歲之用役。舊苦累。地須均多。曾見

累朝有優免正辦里甲之音乎。坤三甲見年也。逢庚

應役。嘉靖庚戌。坤尚庶民。毋地一頃。貼戴帽人

三十兩。又十年庚申。坤已在學。可優免矣。毋頃

猶貼三十兩。毋畝毋年合銀三分。至隆慶庚午。

坤為舉人。可優免矣。是年經 熊公十段錦後

毋頃止貼應役人十兩。毋畝毋年只合銀一分

士民喜甚讙騰。遂引法施於民。祀典同熊公於

名宦矣今六七十歲人猶能記憶見年免乎不
免乎。可問也。當條鞭初講之時。正分野新完之
後。優免各差。　馬公遵
祖制。循舊章。極力裁損。本縣夏稅秋糧二千九百一
十四石零。驛糧二千八百九十四石七斗九升
零三。項正糧。共五千八百九十石五斗七升。攤
之四千六百頃地內。是每頃該糧一石一斗六
升有奇。以地合糧。地多乎。糧多乎。邑志可考。族

係據夏秋二糧每頃六錢五分。猶謂照糧免地。
該免三頃有餘。不知糧長於地。免已過額。未之
思耳。夏稅秋糧。起存不等。共折銀二千九百九
十兩零。以四千六百頃派之。每頃該銀六錢五
分。驛馬協濟。新舊不等。見在馬驢十六匹頭。折
銀一千六百兩。以四千六百頃派之。每頃該銀
三錢四分八厘。見年馬七十匹。該銀二千一百
兩。役支銀一百二十九兩二錢。領寺准支三頁

會銀七百四十八兩四錢五銀三千一十八兩
零。閏月增銀不計也。以四千六百頃派之。每頃
該銀六錢五分六釐。（吾輩優免之家）糧驛里甲
三項。每頃該納銀一兩五錢五分四釐。（不優免
民地）。除輪貼驛馬。僉派草梢。及厰夫城夫隄夫。
加派河夫一切重大之差。無定之費。難以盡開
外正經條鞭。每頃納銀三兩一錢三分二釐。今
士夫舉監生員省祭吏典優免地土九百頃矣。

此九百頃雜泛差役槩縣代納每年該銀一千
五百八十五兩所謂
朝廷恩典即令鬻田宅賣兒女乎在彼無所怨尤在
我不得辭讓何也
御也至於我輩一兩五錢五分四釐着除每頃納夏
秋糧六錢五分外其應出驛馬見年銀共八百
二十三兩零作為雜泛派之民田在我為無故
之獲在彼為無妄之災可也乎

制也非制之免謂之濫免假設並[illegible][illegible]陰無所加派

雖屬妄得猶可苟安若加派於人即四夷八蠻

吾所不忍而况父母之邦乎來書云十三年行

條鞭時。戶部也曾掛號孰朦朧之而不覈實。

豈無撫按。孰把持之而不查勘。司道之坐卑何

以發本縣之書冊何以刊昔已無憑而今若有

據此正論也。而非確論也。鞭法始末坤亦與聞

撫院先揚後臧。按院姜。分守道先宋後劉。

知府謝。推官聞樂經纂實再三勸議。而後題
請。當是時坤在優免數內。亦欲優免從寬。而
祖制舊章。難以變亂。諸友謂無憑耶。
御前有黄冊。户部有青冊。户科有奏本文冊。本縣有
底冊。請一
一案查呈查。安得無據無憑。至於坐單之發。只有地
糧總撒。不分優免數目。書冊之刋。在坤赴京之
後。遂與底冊不同。目是道宦四方。二十餘年。不

談舊事，家人開報差糧，亦只照票給與，或多或少。漫不經心，迨十甲將盡之年，正一甲復始之際，親戚鄉黨屢議軟擡，又值審户方殷，糧輕議起。坤有題本底册一，檢愕然自失，始知驛糧里甲，俱在免中，大亂舊章，又累縣。不知書手無心之差耶？抑優免人家有心之弊耶？倘若違於廊廟間之　院司，即作奸之人，又不可詰，而既往者例當追還，將來者律宜改正，縱上公惜體，或

可免追而一兩五錢五分四厘之數。在所减乎。
在所復乎。夫蚩蚩之氓知者百一。而懵懂者九
十有九。孱孱之夫。不平者百一。而恇怯者九十
有九。坤欲隱忍不言。則瞞一點之真天良。心不
死。欲獨復王教。則忝一滴於大海。補給何人。士
夫等家不難講說。惟懼遍學。不敢開言。相與六
七門人議補正數步須以杜百一之口。以平百
一之心。遍學長者意多相從。而怨者匿名。貼於

學壁惟時三二徃房議於義衆僉言於縣曰欲行軟撻寧除優免。不然擾亂良法。畢竟不成就每畝加五六厘。便累小民不免坤間之。且娓且忿曰。衣冠之士。獨非人乎。柰何受此呼蹴。通學要免。聽其頓情。鄉官舉監省祭吏承。決不肯免坤曾貼書學廉。以决從違。而殷監元吳齋長寺入入。下顧寒家。堅言如約。由是二厘四毫之加始定。已經改歲。更無他辭。來書云。二厘四毫。原

督百姓代納。非諸生分內之差。不知二釐四毫纔補我分內四分之一。槩縣一例同加。又增分外四分之一。其說誤矣。來書云士民之體。原自不同。治於人者。當養君子。是矣。正爲士民不同。則每歲一千五百八十兩應得之優免。非養君子之義乎。不然。百錢之爭。兄弟動色。我與百姓有何尊親。而心安意肯爲我代納如此之多耶。

來書有云。要打鐵[illegible]說矣。

此則以謂槩縣為劍而優免之家罰之也試
戌時優免不及四百項今已九百餘使槩縣百
姓盡變吾人不知槩縣差糧分撒何處此即諸
友並劍而用之喻也來書云不務斬將搴旗而
操戈同室激矣夫六合之內皆我一家父母之
邦安忍爾視着以秀才為同室則以槩縣為路
人乎倘曲在同室而直在路人則將枉是非之
真摩同室而薄路人乎諸友太人我相矣設使

牛羊皆見。觳觫同情。豈忍使槩縣小民。替義輿刃耶。至於文運當厄。拔燭坑儒之言。則更激矣。槩縣苦吾輩包二十四年所本無之差糧。吾輩叨槩縣二十四年不當得之優免。槩縣厄乎。吾輩厄乎。坤以父子免十二秀才之差糧。而其心檢舉額。復額銀。不自救濁流而自入秦坑乎。果坤自救自入。而諸友相從。亦不失為田横之客矣。來書云。無論人之敢議否。而屢漏其莞爾乎。

坤自講軟擡以來日叢謗議有謂其害人者夫舊章一復。每歲坤多納銀二十二兩六錢。害人乎。自害乎。有謂坤以富家侵貧生者。諸友即盡貧耶。自有應得之財。坤即獨富耶。儘有可賙之衆。緣本心之明難昧。不當苟且從人。豈相侵乎。有謂坤為修城招怨而假此以救人心者。夫里甲驛糧。我所應納。還我久欠之固有。去彼久累之本無。未有分人之惠。豈得救人之心。有謂差

糧總撒乜定。加此數百何為。不適為修城設處
者。不知吾輩還數百金。則槩縣減數百金。毫厘
不加。安得取以修城。有謂坤為好名者。夫棄數
十年已成之虛譽。傳千百口無端之謗言。善好
名者固如是之拙乎。甚者門房樓房派磚。原出
祀縣條陳。沈撫院喜其得法。發縣令之遵行。
而亦怨坤擺布適學者。夫拂群情。犯衆怒。坤所
自取。何議之敢辭。自惟七十四歲之身。百孔千

瘝無一善可稱有多惡可指屋漏荒爾眞媿友
朋直是平生學問強恕而行一念惓惓惟務擴
公已公人之念剗自私自利之心苟負斯言當
有鬼責僾免一事所謂實見得是一國非之而
不顧者可以對后土
皇天可以告
天子方伯屋漏自反竟不知非又云加減枉擬難逭
上刑此係大辟似當詳慎俾無草草加誅乃若

六厘近派。實不與聞。坤以為。欲徇衆情。則二厘四毫。欲還正額。則九厘四絲。六厘之加。尚是流水數非畫一也。來書云。驛馬河夫秀。才未嘗不貼銀草。積厰夫。秀才未嘗不應役。而隣邑大姓云云。有如斯言。自當心服。昔坤在山西。巳經題准。近於兩院。又復條陳。謂優免之家。雖係一品。除正數外。其餘丁地。無論寡多。一切大小雜泛差役。俱與小民一體應當。近緣書手寫册。於士夫地

畝名下皆云係某鄉官有司愛惜體面即有數十百頃於河夫廠夫驛馬草稍等差既不僉頭役又不貼正名遂使重大差徭攤加累縣坪久不平已於去年相約頂認草稍頭役至於十排徭科舊累貧族去年相約止派地多不除士夫呂知畏畜警常鄉宦等也又係生員尚有分外免丁本身豈復應役只為悲民窮苦爾生各認十排則非諸友所知矣夫舍舉監生員吏承而

惟縉紳之責非斬將搴旗之說乎以後若有仍
前大姓免外累民者通學通呈院道必有持正
上公執
朝廷之法治鄉官之罪者士民負累從此必輕又如
火夫饞夫吏難深論往年縉紳城宅數多盡不
編差城中應役者十分無二鄉莊數多盡不入
保鄉下有鱗者十分無一遂使優免莊佃任意
容留即窩盜爲盜而捕衙保伍不敢知舉人矣

盜而優免在人。不肯救。優免之莊被盜。而保正
保副給矣。責比問罪。甚者照所失之物。責令包
賠。又其甚者。縉紳之僕。私置莊宅。保任徇畏。亦
不派給。累死小民。怨且勿論。發墨不遠。士夫亦
可寒心矣。夫鄉約保甲之法。
祖制最嚴。嘗記為兒時。猶見家家粉壁。橫書上司明
文。下書閭家生理。門列排架一座。擇有鑼刀什
物。麻搭火鈎。提鈴之令曰。隄防賊盜。防備火燭

當年恬慢有司。厥市獨有。鄉莊盡無。三四十年。
並城市而無之矣。坤亦題請奉有
欽依。近日呈請奉有明文云。除舉監生員吏典莊房
原自不多。優免各宜照舊外。鄉官無論大小莊
房無論寡多。止免本身住宅一處。鄉間大莊一
處。其餘。火夫鑰夫。盡與小民一體編差。來書謂
城宅鄉莊人丁。俱不除免。及問　蘇公云。每生
免房三間。莊一處。人二丁。亦以紅簿。寂無一言。

噫坤亦免一莊一宅與諸友同耳。一一問明可
以無怨乎。三年來坤身為魚肉。心更淵氷。即不
能煦煦沾沾。同諸友之情。亦不敢正正堂堂。滋
槩懸之口。乂禁舌唇。況形紙筆。諸友既懷滋甚
疑衆。又云再乞明示。坤不能背誦面談。悉數千
石差糧之總撒。況能以尺幅片紙。徧三百人傳
覽之心目乎。是用刋為書冊。諸神各供一冊於
廟宇。以矢不欺之心。諸友各送一本於學宮。以

存儲照之案。所望行行細覽字字沈思。再尋箕
手。一一勘審。或向寒家。照査底案。倘會然無疑
耶達覓武愆坤再昌言。夫公論出於學校。責善
屬之友朋。坤即不肖乎。乃日新齋舊同窓先進
齋長也。吾輩誦千聖格言。遵
一王明法。乃
朝廷作養以安天下之民者也。欲安天下之民。先齊
父母之邦。尚記丁未歲春。中人地宅。出售無人。

有女當出閨哭當嫁粧以脫條鞭之枷杻者下
户貧民地。三二十畝。或三五畝。各項重差。無不
派納。有揭借不出。比較逼期而投井自縊者。坤
曾見聞。潸然涕泪。此皆替我輩包納免外差糧
困窮無告之赤子也。向非改還一千三百二十
名於河上。動八千兩銀四千石穀興作於城頭
民之流亡。更當何似。求書所謂痛哭流涕長太
息者不在此而在彼矣。興言及此。秦越愴神。豈

無二三長者悄然。慨然覺。今是而昨非。願從義

而遷善。不戀應歸久假之財。割此身外他人之

肉。倡率諸友。檢擧上公。還八百於桑縣。領九錢

於各身。則坤向日呈請撫臺。歸美閩學之心。庶

不厭吟矣。且有三善焉。以理言之。天理順。人情

安。正大光明。軒豁舒暢。不愧

國家作養真才。不負庶民供養君子。以名言之。上

司無不懽忻。桑縣無不感念。是吾邑三百士風

滇中州第一學校不費一錢傳聲千里以[illegible]言

之人。生十世幾代衣冠。我輩爵祿原非世襲。天

若使子孫百世秀才。即正經優免。受用儘多。不

然後。人之累我子孫。猶我今日之累纍纍。長短

計算。孰寡孰多。如此切偲。盡我友道。坤敢謂秦

無人乎。有人。則善與人同。我愛諸友以德。同歸

於善。諸友自愛以德。坤何惜逐户登門拜闔學

有道之高賢乎。遽伯玉恥獨為君子。鄙人未能。

皇甫規恥不與黨人。諸君共勉。若徘徊觀望。忍
不能割則二厘四毫之加。雖賢乎已。而八百二
十之欠。畢竟猶存。諸友獨損其名。大家同享其
利。豈不惜哉。嗚呼。
天地有神。咢鐳有耳。瞳謬襲非。終難自憮。萬一里中
父老。眷議腹誹。而吾黨家風。所損不細。所謂屋
漏莧爾者。不獨在鄙人矣。倘雅意堅不可回。亦
非神之所能強也。子夜三思。行止惟命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朔日坤生再頓首啓

外有雜泛差役不知所免何差之怨誰據

祖制及歷年編審規則分別不免見免名色開列於

後

○里甲正辦不免

走遞馬七十匹銀兩　役額雜待四支銀兩

催科十排工食銀兩

○里甲雜泛見免

坐櫃收頭　解銀大户　見年皂隷

見年解子長解逃軍遞解罪犯見年買辦賠頭

更夫　探馬　燈夫一項誤入正辨役支應改正

〇驛傳正項不免

馬驢十六匹頭價銀工食草料鞍轡

支銷站銀　鋪陳銀二項亦係驛糧編審今誤入均徭矣

〇驛傳雜泛見免

鋪陳庫子　抄關書手　厨役　館夫

押鋪夫　看監夫

○均徭正辦不免係解京錢糧今類布政司轉解

禮部咨收者　冠服銀　祭葅銀　藥材銀

兵部咨收者　軍器銀　胖襖銀

工部咨收者　料價銀　磚料銀今誤入雜泛銀差矣

○均徭雜泛見免

周府長史柴薪銀　王府民校銀

安昌王廚役銀　進士坊牌銀

舉人坊牌銀　歲貢銀　科場銀

本府馬夫銀　河廳水手銀

商丘驛館夫銀　協濟昌平銀

文廟二祭銀　南壇西壇二祭銀

邑厲銀　八蜡廟銀　鄉飲銀

儒學齋夫銀　膳夫銀　本縣柴薪銀

本縣馬夫銀　修城銀以上俱銀差

分司門子　本府禁子　本府倉斗

本縣斗級　本縣鋪兵

厰夫　堡夫　河夫　縣堂門子

縣堂皂隷　縣庫貼書　七鄉書手工食

馬民壯　步民壯　老河夫

走遞排夫 以上俱力差

Imprimerie Bussière à Saint-Amand (Cher), France.

省心纪

BJ
1558
C5L746
1679